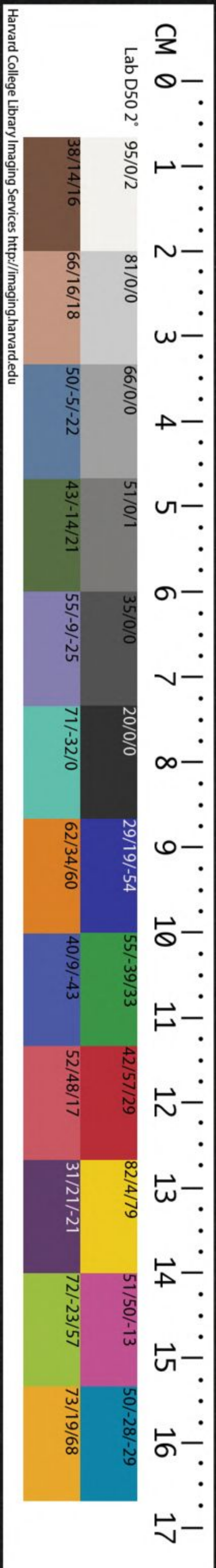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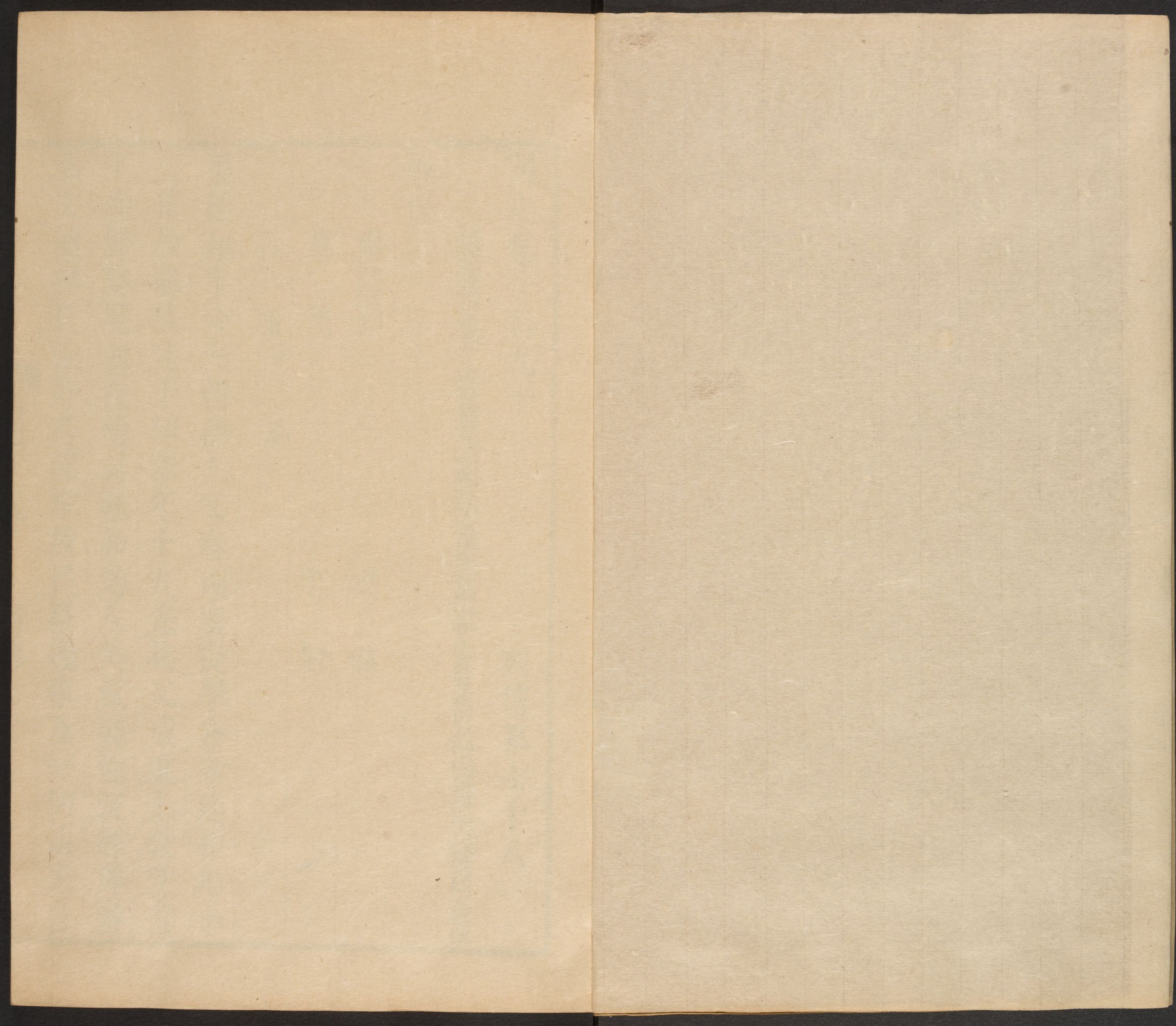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9 1959

T2720 1311









明史卷一百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李太子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廷和 梁 儲

蔣 冕 毛 紀

石 瑤 兄 玠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年十二舉於鄉成化十四年年十九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士告歸娶還朝授檢討廷和為人美風姿性沉靜詳審為文簡暢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鬱然負公輔望弘治二年進修撰憲宗實錄成以預纂  
修進侍讀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讀修會典成  
超拜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東  
閣專典誥勅以講筵指斥佞幸忤劉瑾傳旨改南京吏  
部左侍郎五月遷南京戶部尚書又三月召還進兼文  
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摘  
會典小誤奪廷和與大學士李東陽等俸二級尋以成  
孝宗實錄功還之明年加光祿大夫柱國遷改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橫益甚而焦芳張綵爲中外媾  
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有劑救而已安化王寘鐸反

以誅瑾爲名廷和等草赦詔請擢邊將仇鉞以離賊黨  
鉞果執寘鐸會張永發瑾罪瑾伏誅廷和等乃復論功  
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予一子中書舍人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反楊一清薦馬中錫討之廷和  
言中錫文士也不任此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  
逮中錫下獄以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賂縱賊者參將桑  
玉已又用學士陳霽言調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鏐等而  
薦彭澤爲總制賊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衛千戶辭  
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東陽致政廷和遂  
爲首輔張永旣去瑾而驕捕得男子臂龍文者以爲功



援故太監劉永誠例覲封侯廷和言永誠從子聚自以戰功封伯耳且非永誠身受之也乃止彭澤將西討鄢本恕問計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不足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卽班師而餘黨復蝟起不可制澤旣發復留乃歎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乾清宮災廷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已求直言因與其僚上疏勸帝早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尋以父卒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遣中官護行旋復起之三疏辭始許閣臣之得

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服甫闋卽召至帝方獵宣府使使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迴鑾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帝命迴鑾日羣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乃已當廷和柄政帝恒不視朝恣游大同宣府延綏間多失政廷和未嘗不諫俱不聽廷和亦不能執奏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骸骨帝亦不聽中官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恣橫甚廷和雖不爲下然亦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御史蕭淮發寧王



宸濠反謀錢寧輩猶庇之詆淮離間廷和請如宣宗諭趙王故事遣貴戚大臣齎勅往諭收其護衛屯田於是命中官賴義駙馬都尉崔元等往未至而宸濠反帝欲帥師親征廷和等力阻之帝乃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京邊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命廷和與大學士毛紀居守以乾清坤寧二宮工成推恩錄一子錦衣衛副千戶辭時廷和當草大將軍征南勅諭謝弗肯帝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春理東閣誥勅以廷和私

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旨行之時十四年八月也帝旣南兩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迴鑾者數十疏皆不復省帝歸駐蹕通州廷和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正宸濠等誅而帝已不豫趨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卽行在執宸濠等僇之駕乃旋明年正月帝郊祀嘔血輿疾歸逾月益篤時帝無嗣司禮中官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張永



至閣言帝崩於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與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事乃定廷和遂以遺詔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尙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其屬扞擻傳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賚散歸鎮革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悉還衛哈密土魯番佛郎

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又以遺詔釋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中外大悅時平虜伯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知天下惡之心不自安其黨都督僉事李琮尤狠黠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於是廷和謀以皇太后旨捕誅彬遂與同官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四人謀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司禮魏彬者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因題大行銘旌與彬祥及他中官張銳陳巖等爲詳言



江彬反狀以危語怵之彬心動惟銳力言江彬無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嚴亦從旁贊決因俾祥彬等入白皇太后良久未報廷和冕益自危頃之嚴至曰彬已禽矣彬既誅中外相慶廷和總朝政幾四十日興世子始入京師卽帝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文書房官忽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者事齟齬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當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冕紀亦相繼發危言其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

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帝御經筵廷和知經筵事修武宗實錄充總裁廷和先已加特進一品滿九載兼支大學士俸賜勅旌諭至是加左柱國帝召對者三慰勞備至廷和益欲有所發摠引用正人布列在位給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疏訐廷和以自解法司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辨得減戍邊或疑法司承廷和指者會石瑄自禮部尙書掌詹事府改吏部



廷和復奏改之掌詹事司誥勅人或謂廷和太專然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獄久不決廷和等言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帝乃籍沒其貲產廷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語多剴切皆優詔報可及議大禮廷和持論益不撓卒以是忤帝意先是武宗崩廷和草遺詔言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迎嗣皇帝位既令禮官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其箋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覽禮部狀謂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爲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儀世宗不聽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卽帝位詔草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未幾命禮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尙書毛澄曰是足爲據宜尊孝宗曰皇考稱獻王爲



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爲皇叔母興國太妃自稱姪皇  
帝名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奉獻王祀有異議  
者卽奸邪當斬進士張璫與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  
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其撓議改瓚官南京五月  
澄會廷臣議上如廷和言帝不悅然每召廷和從容賜  
茶慰諭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帝指乃下廷臣再  
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  
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可爲萬  
世法至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  
第二子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則天理人

情兩全無失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  
紀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  
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  
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聖孝有光矣澄等  
亦再三執奏帝留中不下七月張璫上疏謂當繼統不  
繼嗣帝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訓據古禮  
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無何帝御文  
華殿召廷和冕紀授以手勅令尊父母爲帝后廷和退  
而上奏曰禮謂爲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  
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不敢阿諛順



旨仍封還手詔羣臣亦皆執前議帝不聽迨九月母妃至京帝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復申諭欲加稱與獻帝后爲皇廷和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字與慈壽考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因自請斥罷廷臣諍者百餘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詔稱孝宗爲皇考慈聖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

臣禮言官史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爲薄謫道嘉以安廷和然意內移矣尋論定策功封廷和冕紀伯爵歲祿千石廷和固辭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加廕四品京職世襲復辭會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而止特賜勅旌異錫宴於禮部九卿皆與焉帝頗事齋醮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江左比歲不登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趣內閣撰勅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拘廷和力爭言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



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弘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卽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又以持考獻帝議不合疏語露不平三年正月帝聽之去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璽書給輿廩郵護如例申前廕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

報廷和去始議稱孝宗爲皇伯考於是廷和子修撰慎率羣臣伏闕哭爭杖謫雲南旣而王邦奇誣訐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惇堦修撰金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與彭澤弟冲交關請屬俱逮下詔獄鞫治無狀乃得解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言廷和謬主濮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職爲民明年六月卒年七十一居久之帝問大學士李時太倉所積幾何時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初廷和入閣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爲知言弟廷儀兵部右侍郎子慎惇孫有仁皆進士慎自有傳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弘治四年進侍講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冊封安南却其饋久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遷少詹事拜吏部右侍郎正德初改左進尚書專典誥勅掌詹事府劉瑾摘會典小疵儲坐降右侍郎孝宗實錄成復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調南京吏部瑾誅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叅

機務屢加少傅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十年楊廷和遭喪去儲爲首輔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方建乾清坤寧宮又營太素殿天鵝房船塢儲偕同官靳貴楊一清切諫明年春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備儲貳之選皆不報其秋一清罷蔣冕代之至明年貴亦罷毛紀入閣帝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返儲等諫不聽然猶慮外廷知是春從近倖言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郊祀畢幸南海子觀獵儲等暨廷臣諫皆不納八月朔微服從數十騎幸昌平次日儲冕紀始覺追至沙河不及連疏請回鑾越十有三日乃旋儲等以國



無儲副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報九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無縱廷臣出遂由宣府抵大同遇寇於應州幾殆儲等憂懼請回鑾益急章十餘上帝不爲動歲除竟駐宣府當是時帝失德彌甚羣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不克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廷和還朝儲遂讓而處其下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諸中官皆乞更勅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言不可弗聽十三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徧游塞上託言邊關多警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

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廷和冕在告儲紀泣諫衆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踰月帝以大將軍壽肅清邊境令加封鎮國公儲紀上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爲天下君奈何謬自貶損旣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况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名旣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儲等疏數十上悉置不省秦王請關中間田爲牧地江



彬錢寧張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草制廷和冕引疾帝怒甚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明年帝將南巡言官伏闕諫儲冕紀亦以爲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寧王宸濠反帝南征儲冕扈從在道聞賊滅連疏請駕旋抵揚州帝議南京行郊禮儲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

疏三上始得請帝以宸濠械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旣得卽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是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危言諫帝頗心動而羣小猶欲導帝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西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帝不得已許不日還京乃叩頭出帝崩楊廷和等定策迎興世子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勲戚偕禮官往廷和欲留蔣冕自助而慮儲老或憚行乃佯惜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三十一  
儲儼老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此者敢以儼辭遂與定國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陸邸既卽位給事中張九敘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勅馳傳遣行人護行歲給廩隸如制卒子鈞奏請贈諡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輔政有干公議因錄上兩京言官彈章帝念先朝舊臣特贈太師諡文康先是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事發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後還職累冒功至廣東都指揮僉事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兄昇南京戶部尙書以謹厚稱冕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太子出閣兼司經局校書正德中累官吏部左侍郎改掌詹事府典誥勅進禮部尙書仍掌府事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十一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明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傅近倖冒邊功大行陞賞冕及梁儲亦廕錦衣世千戶兩人力辭乃改文廕帝之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也冕時病在告疏諫曰陛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倘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辭責之曩睿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今宿衛單弱經行邊徼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十四年扈帝南征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帝崩與楊廷和協誅江彬世宗卽位議定策功加伯爵固辭改廕錦衣世指揮又辭乃廕五品文職仍進一階御史張鵬疏評大臣賢否請罷冕御史趙永亨詆石瑄不可掌銓衡冕瑄遂求去朝議不平諸給事御史皆言其不可去帝乃命鴻臚諭留再下優詔始起視事嘉靖三年遣官織造江南命冕草勅冕以江南被災具疏請止帝不從勅亦久不進帝責其違慢冕引罪而止大禮議起冕固執爲人後之說與廷和等力爭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譙讓冕執議不回及廷和罷政冕

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逐禮部尚書汪俊以怵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璫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旣受命於武宗自當爲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續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阼皆指宗祀而言禮爲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



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爲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卽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旣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旣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璠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未幾復請罷

建廟之議且乞休疏中再以天變爲言帝益不悅遂令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當正德之季主昏政亂持正不撓有匡弼功世宗初朝政雖新而上下扞格彌甚冕守之不移代廷和爲首輔僅兩閱月卒齟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住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謚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東宮講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小誤降侍讀孝宗實錄成擢侍講學士爲講官正德五年進學士



遷戶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烏思藏入貢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禍福帝遣中官劉允迎之攜錦衣官百三十衛卒及私僕隸數千人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思藏二萬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疏再上內閣梁儲靳貴楊一清皆切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誥勅掌詹事府十二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

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南征紀佐楊廷和居守駕旋晉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卽位錄定策功加伯爵再疏辭免嘉靖初帝欲追尊興獻帝閣臣執奏忤旨三年廷和冕相繼去國紀爲首輔復執如初帝欲去本生之稱紀與石瑄合疏爭之帝召見平臺委曲諭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爭者俱逮繫紀具疏乞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



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爲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覲顏朝宁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

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允其去馳驛給夫廩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廷和冕正色立朝並爲縉紳所倚賴其代冕亦僅三月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奪官久之廷和冕皆淪喪紀以恩詔敘復帝亦且忘之二十一年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廩又三年卒贈太保諡文簡子渠進士太僕卿石瑤字邦彥橐城人父玉山山東按察使瑤與兄玠同舉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數謝病居家孝宗末始進修撰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讀學士歷兩京祭酒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召改禮部進左侍郎武宗始遊宣府



瑤上疏力諫不報改掌翰林院事廷臣諫南巡禍將不測瑤疏救之十六年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世宗立代王瓊爲吏部尚書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瑤剛方謝請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大孚而內閣楊廷和有所不悅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典誥勅嘉靖元年遣祀闕里及東嶽事竣還家屢乞致仕言官以瑤望重交章請留乃起赴官三年五月詔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帝欲以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獻帝瑤抗疏言其非禮及廷臣伏闕泣爭瑤與毛紀助之無何大禮議定紀去位瑤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

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於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悅戒勿復言明年建世廟於太廟東帝欲從何淵言毀神宮監伐林木以通輦道給事中韓楷御史楊秦葉忠等交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衛道



日身卷一百一 友傳 非  
繼言之貶秩調外瑤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及世廟成  
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張璉桂萼力主之禮官劉龍  
等爭不得諸輔臣以爲言帝不報趣具儀瑤乃上疏曰  
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爲從令固孝而孝  
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  
法后妃已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  
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况后妃乎璉輩所引廟見之禮  
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爲定制中  
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  
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

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  
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  
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  
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也奏入帝大愠  
瑤爲人清介端亮孜孜奉國數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  
辨忠邪敦寬大毋急近效爲帝言帝見爲迂濶弗善也  
議大禮時帝欲援以自助而瑤據禮爭持論堅確失帝  
意璉萼輩亦不悅璉萼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虛日  
以瑤行高不能有所加至明年春奸人王邦奇訐楊廷  
和誣瑤及宏爲奸黨兩人遂乞歸帝許宏馳驛而責瑤



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襪被車一輛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瑤者自瑤及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瑤加官自太子太保至少保七年冬卒諡文隱隆慶初改諡文介玠字邦秀弘治中由汜水知縣召爲御史出覈大同軍儲按甘肅及陝西所條上邊務悉中機宜爲都御史戴珊所委寄嘗因災異劾南京刑部尙書翟瑄以下二十七人正德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召拜兵部右侍郎海西部長數犯邊泰寧三衛與別部相攻久缺貢市遣玠以左侍郎兼僉都

御史往遼東巡視出關撫諭皆受約束帝大喜璽書嘉勞召還左都御史陸完遷廷推代者三上悉不用最後推玠乃以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御史李隱劾玠夤緣不報十年拜戶部尙書中官史大鎮雲南請獨領銀場務杜甫鎮湖廣請借鹽船稅銀爲進貢資劉德守涼州請帶食茶六百引玠皆執不可西僧闡教王請船三百艘販載食鹽玠極言其害帝初出居庸玠切諫及在宣府需銀百萬兩玠持不可帝弗從乃進其半王瓊欲以哈密事害彭澤玠獨廷譽之奸民欲牟鹽利者賄朱寧爲請玠不可連章執奏廷臣諫南巡跪闕下諸大臣莫敢



言玠獨論救羣小激帝怒嚴旨責令自陳遂引疾去賜  
勅馳傳給廩隸如故事家居二年卒贈太子少傅玠有  
操行居官亦持正其為都御史時胡世寧論寧王玠與  
李士實請罪世寧以是為人所譏

贊曰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倖盤結左右廷和為相雖  
無能改於其德然流賊熾而無土崩之虞宗藩叛而無  
瓦解之患者固賴廟堂有經濟之遠畧也至其誅大奸  
決大策扶危定傾功在社稷即周勃韓琦殆無以過儲  
雖蒙物議而大節無玷蔣冕毛紀石瑄清忠鯁亮皆卓  
然有古大臣風自時厥後政府日以權勢相傾或脂韋  
澳忍持祿自固求如諸人豈可多得哉

明史卷一百九十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毛澄

汪俊 弟 偉

吳一鵬

朱希周

何孟春

豐熙 子 坊

徐文華

薛蕙 胡 侍 侯 廷 訓 王 祿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修撰預修會典成進右諭德直講東宮武宗為太子以澄進講明晰稱之帝帝大喜方秋夜置宴即徹以賜武宗立進



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劉瑾摘會典小疵  
貶諸纂修者秩以澄爲侍讀服闋還朝進侍講學士再  
進學士掌院事歷禮部侍郎十二年五月拜尚書其年  
八月朔帝微行澄率侍郎王瓚顧清等疏請還宮旣又  
出居庸幸宣府久留不返澄等頻疏諫悉不報明年正  
月駕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七月帝  
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六師巡邊遂幸宣府抵大同  
歷山西至榆林澄等屢疏馳諫至十二月復偕廷臣上  
疏曰去歲正月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  
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竝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

朝賀之儀悉從簡略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歲  
律將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  
怠慢則禍生今六龍遐騁旋軫無日萬一冰雪阻違道  
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前陛下何以  
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  
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  
還躬親裸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十四年二月駕甫還  
京卽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  
公朱壽遣往兩畿瞻東嶽奉安聖像祈福安民澄等駭  
愕復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



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爲哉因歷陳五不可亦不報宸濠反江西帝南征示威武駐蹕留都者踰歲澄屢請回鑾及駕返通州用江彬言將卽賜宸濠死澄據漢庶人故事請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不從中官王堂鎮浙江請建生祠西番闡化王使者乞額外賜茶九萬斤澄皆力爭不聽王瓊欲陷彭澤澄獨白其無罪武宗

崩澄偕大學士梁儲壽寧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太監韋霽等迎世宗於安陸旣至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澄曰今卽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世宗踐阼甫六日有旨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五月七日戊午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



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  
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  
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  
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  
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  
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陛下爲本生  
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  
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  
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

若是耶命再議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復會廷臣上議  
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  
惟陛下一人旣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  
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爲皇  
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爲可據  
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  
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  
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  
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澄  
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爲



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爲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竝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况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爲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當是時帝銳意欲推崇所生而進士張璠復抗疏極言禮官之謬帝心動持澄等疏久不下至

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澄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旣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爲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王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旣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於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太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旣正恩義亦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澄



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儀悉由中門入時尊崇禮猶未定張璫復進大禮或問帝益嚮之至九月未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爲帝妃爲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帝遂於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獻王號曰興獻帝妃曰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亦尊爲皇太后宣示中外顧帝雖勉從廷議意猶慊之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復傳諭加稱皇帝內閣楊廷和

等封還御批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帝皆不允明年嘉靖改元正月寧清宮後三小宮災澄復以爲言會朝臣亦多諫者事獲止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二年二月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先是論定策功加澄太子太傅廕錦衣世指揮同知力辭不受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



禮不衰旣得疾遣醫診視藥物之賜時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諡文簡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父鳳進士貴州叅政俊舉弘治六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錄以不附劉瑾焦芳調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敗召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轉吏部左侍郎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輩力爭澄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爲禮部尚書是時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稱皇考章下廷議三年正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

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爲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萼言孝宗旣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旣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



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璠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張璠席書於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

禮官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嫌乃爲合禮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



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其令陳狀俊具疏引罪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附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爲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爲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衰世之事請於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

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仍命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吳一鵬署事明倫大典成落俊職卒於家隆慶初贈少保諡文莊俊行誼修潔立朝光明端介學宗洛閩與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說學者稱石潭先生弟偉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俊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故官屢遷南京國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諸生請幸學不從江彬矯旨取玉硯偉曰有秀才時故硯可持去俊罷官之歲偉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數爭大禮又伏闕力爭及席書



張璉等議行猶持前說不變轉官左侍郎爲陳洸劾罷卒於家

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戶部尚書周經以讒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出諸翰林爲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瑾誅復爲侍講進侍講學士歷國子祭酒太常卿竝在南京母喪除起故官世宗踐阼召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數與尚書毛澄汪俊力爭大禮俊去國一鵬署部事而帝趣建獻帝廟甚亟一鵬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

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璉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况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



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璫萼等法司按治帝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時嘉靖三年四月也頃之一鵬極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三地震者三十八秋冬雷電雨雹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產妖各一民饑相食二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願陛下率先羣工救疾苦罷營繕信大臣納忠諫用回天

意帝優詔報之踰月手敕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遂命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神主於安陸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竝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爲恭穆啓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伏乞陛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不遷其觀德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則本生之情旣隆正統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乃行慮使者爲道途患疏請禁約帝善其言而戒飭之比還朝則廷臣已伏闕哭爭



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洸壽張尤甚一鵬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位於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爲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卽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不聽其年九月一鵬以本官入內閣專典誥敕兼掌詹事府事武宗實錄成進尚書領職如故尋以省墓歸還朝仍典誥敕未幾出理部事前此典內閣誥敕者皆需次柄政而張璫桂萼新用事素銜一鵬異己乃出爲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官劾諸大臣王瓊等不職一鵬與焉遂乞致仕給廩如故事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子子孝湖廣叅政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徙吳縣高祖吉戶科給事中父文雲按察副使希周舉弘治九年進士孝宗喜其姓名擢爲第一授修撰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摘修會典小疵降修撰孝宗實錄成復官久之進侍讀學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閱五年召爲禮部右侍郎時方議大禮數偕其長爭執會左侍郎吳一鵬奉使安陸尚書席書



未至希周獨理部事而帝方營觀德殿令協律郎崔元初習樂舞生於大內太常卿汪舉劾之帝遂令太常官一人同入內教習希周上言太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設帝不從舉復爭帝責其妄議而是時張璫桂萼已召至益交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悅從之趣禮官具上冊儀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時羣臣諫者甚衆疏皆留中遂相率詣左順門

跪伏希周走告諸閣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亦偕羣臣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孟春等俱待罪而盡繫庶僚於詔獄明日上章聖皇太后冊文希周及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譙責乃已而是時庶僚繫獄者猶未釋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可宥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齋迎乃克成禮乞早寬縲紲用襄大典不納大禮遂自此定矣其明年由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六年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以議禮嗾希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及傳 三  
周且惡兩京言官嘗劾己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  
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  
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  
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  
疾乞休溫旨許之仍敕有司歲給夫廩林居三十年中  
外論薦者三十餘疏竟不復起性恭謹不妄取予卒年  
八十有四贈太子少保瀕歿屬諸子曰他日儻蒙易名  
典勿犯我家諱乃避文諡恭靖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俊雲南按察司僉事父說刑  
部郎中孟春少遊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第弘治六年  
進士授兵部主事言官龐泮等下獄疏救之詔修萬歲  
山毓秀亭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抗疏  
極諫清寧宮災陳八事疏萬餘言進員外郎郎中出理  
陝西馬政條目畢張還上釐弊五事竝劾撫臣不職正  
德初請釐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爲河南叅政廉公有  
威擢太僕少卿進爲卿駕幸宣府馳疏諫尋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討平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奏設永  
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錄功廕一子辭不受世宗  
卽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爲吏部右侍郎會蘇  
松諸府旱潦相繼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



無算孟春倣漢魏相條奏八事帝嘉納焉尋進左侍郎尚書喬宇罷代署部事先是大禮議起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言臣閱邸報見進士屈儒奏中請尊聖父爲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得旨下部知猶未奉俞命也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抑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

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謂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日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稱興獻王爲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於興獻



王乎卽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相呼及其旣歿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諡之親王乎臣伏覩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之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陛下也及孟春官

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爲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從初詔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璠桂萼等言復欲去本生二字璠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爲朋黨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略曰伊尹謂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邇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託將順之說招徠罷閒不學無耻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



之難入也遂發十三難以辨折璵疏入留中其時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竝留中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倡言於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尚書獻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敘吳祺通政張瓚陳霑

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禴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涑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勲陸鈇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臯林時及慎元正凡二十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蕢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挺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十有一人御史則王時柯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錄郭希愈蕭



一 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  
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則  
郎中余寬党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勳主  
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鷟司務洪伊凡十有二  
人戶部則郎中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  
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鄭漳顧可久婁  
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  
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  
宗周邱其仁俎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凡三  
十有六人禮部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聽張懷員外郎

翁磐李文中張濛主事張鏗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  
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中陶滋賀縉姚汝臯劉淑相萬  
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溱黃嘉賓李春芳  
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司務李可登  
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張峩詹潮胡璉  
范錄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  
劉士奇主事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  
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敘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  
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員  
外郎金廷瑞范總龐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



日史卷一百一十一 友傳 六  
蔣珙鄭騮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正母德純蔣同  
仁寺副王暉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  
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司禮  
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  
諭猶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於是豐熙  
張翀余翺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八人竝繫  
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  
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  
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謫戍始  
下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

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政變亂是非且張璫等所上  
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於是孟春等  
具疏伏罪言璫等所條者於未進之日先以私橐示人  
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  
與議禮之末竊以璫等欺罔故昌言論辨以瀆天聽罪  
應萬死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  
幸帝怒不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  
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旋出爲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  
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爲左  
蓋贖員也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



日身卷一百一十一 友傳 一  
典成削其籍久之卒於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遂稱燕泉先生  
云

豐熙字原學鄞人布政司慶孫也幼有異稟嘗大書壁  
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年  
十六喪母水漿不入口數日居倚廬三年弘治十二年  
舉殿試第二孝宗奇其策賜策一人袍帶寵之授編修  
進侍講遷右諭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  
喪闋起故官世宗卽位進翰林學士興獻王大禮議起  
熙偕禮官數力爭及召張璁桂萼爲學士方獻夫爲侍

讀學士熙昌言於朝曰此冷裛段猶流也吾輩可與竝  
列耶抗疏請歸不允旣而尊稱禮定卜日上恭穆獻皇  
帝謚冊熙等疏諫曰大禮之議頒天下三年矣乃以一  
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育之報臣等聞命驚  
惶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爲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  
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乖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譏豈  
不重累聖德哉不得命相率伏哭左順門遂下詔獄掠  
治復杖之闕廷遣戍熙得福建鎮海衛旣璁等得志乃  
相率請釋謫戍諸臣罪皆首及熙帝不聽最後謹身殿  
災熙年且七十給事中田濡復請矜宥卒不聽居十有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三十一  
三年竟卒於戍所隆慶初贈官賜恤子坊字存禮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出爲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謫通州同知免歸坊博學工文兼通書法而性狂誕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璠夏言片言取通顯十七年詣闕上書言建明堂事又言宜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世宗大悅未幾進號睿宗配饗元極殿其議蓋自坊始人咸惡坊畔父云明年復進卿雲雅詩一章詔付史館待命久之竟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卒晚歲改名道生別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語或謂世所傳子貢詩傳亦坊僞纂也

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乖西苗阿雜等倡亂偕巡撫魏英討之破寨六百三十壘書獎勞江西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繫詔獄文華抗疏救曰世寧上爲聖朝下爲宗室竭誠發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亦可哀也寧王威燄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啓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帝遣中官劉允迎佛烏斯藏文華力諫不報馬昂納妊身女弟於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



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闕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昂兄弟子姪出入禁闈陛下降紉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臥起壞祖宗法莫此爲甚馬姬專寵於內昂等弄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誅以絕禍源亦不報文華旣數進直言帝及諸近倖皆銜之會文華條上宗廟禮儀祧廟禘祫特享出主祔食凡五事考證經義悉可施行帝怒責其出位妄言章下所司禮官闇於經術又阿帝意遂奏文華言非是命下詔獄黜爲民時

正德十一年十月也世宗卽位起故官歷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入爲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倡廷臣伏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己席書張璉桂萼方獻夫會廷臣大議文華與汪偉鄭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璉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璉萼獻夫以議禮



故憾文華等乃盡反獄詞下文華與諸法官獄獄具責  
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於道隆慶初贈  
左僉都御史自大學士毛紀侍郎何孟春去位諸大臣  
前爭大禮者或依違順旨文華顧堅守前議不變其被  
譴不以罪士論深惜之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詩舉正德九年進士授  
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旋引疾歸起故官改  
吏部歷考功郎中嘉靖二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  
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辨璁萼所  
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

其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  
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聰夫經傳纖悉  
之指彼未能覩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夸詞可謂不知  
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  
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嗣以後  
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  
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  
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  
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  
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



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耳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爲人

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旣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



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

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兄終而弟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



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亦率倣此書奏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貫出之奪俸三月會給事中陳洸外轉疑事由文選郎夏良勝及蕙良勝已被訐見斥而蕙故在時亳州知州顏木方坐罪乃誣蕙與木同年相關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聽令解任聽勘蕙遂南歸旣而事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璫萼等用事堅臥不肯起十八年詔選官僚擬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帝猶以前憾故報罷而蕙亦卒矣蕙貌懼氣清持

已峻潔於書無所不讀學者重其學行稱爲西原先生當是時廷臣力持大禮而璫萼建異議舉朝非之其不獲與廷議而以璫萼得罪者又有胡侍王祿侯廷訓云胡侍寧夏人舉進士歷官鴻臚少卿張璫桂萼旣擢學士侍劾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論辨凡千餘言帝怒命逮治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瀋府宗室勛注以事憾之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爲民王祿新城人舉於鄉爲福建平和知縣嘉靖九年疏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宮



中備儲貳選疏奏卽棄官歸命按臣逮治亦斥爲民侯  
廷訓樂清人與張璉同郡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初釋  
褐卽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最切直  
除南京禮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禮定廷訓心非之私  
刊所著議禮書潛寄京師下詔獄拷訊子一元年十三  
伏闕訟寃得釋後起官至漳南僉事以貪虐被劾爲民  
一元舉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贊曰大禮之議楊廷和爲之倡舉朝翕然同聲大抵本  
宋司馬光程頤濮園議然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而  
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  
儒成說可據求無得罪天下後世而未暇爲世宗熟計  
審處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容致事...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軍器部尚書嘉慶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慎 王元正

王思 王相

張翀

劉濟

安磐

張漢卿

張原

毛玉 裴紹宗

王時柯 余翺

鄭本公

張日韜 胡瓊

楊淮 申良

張灏 李可登

臧應奎 璽

胡璉 余禎



郭楠俞敬李繼先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子也年二十四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繼母憂服闋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慎抗疏切諫尋移疾歸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常講舜典言聖人設贖刑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奸無可贖之理時大璫張銳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及之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爲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

旣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踰月又偕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等撼門大哭聲徹殿庭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實糾衆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廷慎元正濟竝謫戍餘削籍慎得雲南永昌衛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何諸途將害慎慎知而謹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扶病馳萬里憊甚抵戍所幾不起五年聞廷和疾馳



至家廷和喜疾愈還永昌聞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亂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八年聞廷和赴奔告巡撫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及年七十還蜀巡撫遣四指揮逮之還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黃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歷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

總裁蔣冕費宏盡付橐草俾削定嘗奉使過鎮江謁楊一清閱所藏書叩以疑義一清皆成誦慎驚異益肆力古學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爲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竝行於世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天啟中追諡文憲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與慎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武宗幸宣大元正述五子之歌以諷竟以爭大禮謫戍茂州卒隆慶初



贈修撰

王思字宜學太保直曾孫也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九年春乾清宮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今者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

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宴閒少賜召問勿以遇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狎虎而傷閱月不視朝思復上封事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卽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宁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



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爲甚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宮日湏於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潮州三河驛丞思年少氣銳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斂爲質訥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後至聞歌聲乃檣舟以濟王守仁講學贛

州思從之遊及守仁討宸濠檄思贊軍議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一級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覽奏章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說蠱惑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命近日遷俸者皆不得辭尋充經筵講官嘉靖三年與同官屢爭大禮不報時張璁桂萼方獻夫爲學士思羞與同列疏乞罷歸不許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順門哭諫帝大怒繫之詔獄杖三十踰旬再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日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



潔主事安璽作瑜臧應奎余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隆慶初各廕一子贈官有差思贈右諭德思志行邁流俗與李中鄒守益善高陵呂柟亟稱之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者思別號也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豪邁尚志節事親篤孝家貧屢空晏如仕僅四年而卒

張翀字習之潼川人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引疾歸起戶科世宗卽位詔罷天下額外貢獻其明年中都鎮守內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詔禁

不許翀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卽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極願守前詔無墮奸謀不聽寧夏歲貢紅花大爲軍民害內外鎮守官涖任率貢馬謝恩翀皆請罷之帝雖是其言不能從尋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宗舊制景帝遭國家多故偶一行之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奏乃往歲宸濠謀叛鎮守太監王宏反助爲逆內臣果足恃耶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後張孚敬爲相竟罷諸鎮守其論實自翀發之屢遷禮科都給事中又言頃聞紫禁



之內禱祠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踰涯寵幸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爲嘗試計陛下爲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讜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閨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由是怠日講疏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欲宮壺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嘉靖二年四

月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壺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于閭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未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財十百死亡枕籍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壺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先女寵於冊后



莊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隣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鎧密行請託而逋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於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槐諛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宜而入羣小憇間之論或譖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讒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

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採納其年冬命中官督蘇杭織造舉朝阻之不能得狎復偕同官張原等力爭時世宗初政楊廷和等在內閣羣小雖已用事正論猶伸狎前後指斥無所避帝雖不見用然亦嘗報聞不罪也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銳欲考獻帝且欲立廟禁中狎復偕同官力諫帝於是責以朋言亂政命奪俸既又助尚書喬宇等再疏爭內殿建室之議被詔切讓呂柟鄒守益下獄狎等抗疏掾及張璉桂萼召至狎與給事三十餘人連章言兩人賦性奸邪立心儉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望亟出之爲人臣不



忠之戒皆不納帝愈欲考獻帝改孝宗爲伯考翀等憂之會給事中張漢卿劾席書振荒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請命官往勘帝是之翀等乃取廷臣劾萼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且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卽撲殺之璉等以其語聞帝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翀等陷義罔忠而進璉萼學士廷臣相顧駭歎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十餘人帝皆留中不報七月戊寅諸臣相率伏左順門懇請帝兩遣中官諭之不退遂震怒先逮諸曹爲首者八人於詔獄翀與焉尋杖於廷謫戍瞿塘衛而璉萼寵

益盛翀居戍所十餘年以東宮冊立恩放還卒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鉞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陳達吏部請黜之帝不許濟疏爭不省帝幸宣府榆林濟皆疏請回鑾詔封許泰江彬伯爵又與諸給事中力爭皆不報世宗卽位出核甘肅邊餉奏革涼州分守中官及永昌新添遊兵再遷工科左給事中嘉靖改元進刑科都給事中主事陳嘉言坐事下獄濟疏救不許廖鵬父子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夤緣中人冀脫死濟上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



已及日盱再請而後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衆棄之之意乞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欽後以中旨免死濟力爭不聽故事廠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駕帖千戶白壽齎帖至濟索原奏壽不與濟亦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先入壽言竟詘濟議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懇移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戍有詔復官甘肅總兵官李隆熈亂軍殺巡撫許銘逮入都營免赴鞫濟皆力陳不可帝從其言暉奪職隆受訊伏辜定國公徐

光祚規占民田熈灤州民訐前永平知府郭九臯太監芮景賢主之緹騎逮訊濟請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給事中劉最以劾中官崔文調外任景賢復劾其違禁與御史黃國用皆逮下詔獄戍最而謫國用法司爭不得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羅織於告密之門鍛鍊於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爲聖政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



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奪濟俸一月后父陳萬言奴何璽毆人死帝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免爲幸乃并釋璽等是法不行於戚畹奴也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宰相枝柱直聲甚震帝滋不能堪大禮議起廷臣爭者多得罪濟疏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泚陳逅季本郎中林應驄不聽旣而遮諸朝臣於金水橋伏哭左順門受杖闕廷越十二日再杖謫戍遼東十六年冊立皇太子赦諸謫戍者濟不與卒於戍所隆慶初復官贈太常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時歷吏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去世宗踐阼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諡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事得且止嘉靖元年主事霍韜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磐偕同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摭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內外巨奸若張忠劉養韋霽魏彬王瓊甯杲等漏網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夤緣覬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



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人李賢者帝許任爲錦衣指揮磐極言不可不聽錦衣千戶張儀以附中官張銳黜革御史楊百之忽爲訟冤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勸銳卻其餽遺今銳以是免死儀功不錄無以示報磐疏言百之儉邪陽爲儀遊說而陰與銳交關爲銳再起地百之情得乃誣磐因請屬不行挾私行謗吏部尚書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帝頻興齋醮磐又抗言曩武宗爲左右所蠱命番僧鎖南綽吉出入豹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

費大官流謗道路自劉允放而鎖南囚供億減小人伏奈何甫及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鐘鼓廝役資緣冒遷旣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文可斬也文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遊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斬也疏入報聞戶部主事羅洪載以杖錦衣百戶張僅下詔獄磐與同官張漢卿張達葛鵠等請付之法司不聽永福長公主下嫁擇昏於七月下旬磐言長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爲在室



孫女期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駙馬見公主行兩拜禮  
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亦當革正帝以遺旨格之相見  
禮如故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磐言邦奇等  
在正德世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  
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司  
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  
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  
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內死者填獄生者冤  
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  
忌屢瀆天聽何爲者哉且陛下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

之國脉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  
人環立蠡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絕禍  
源帝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爲大厲如磐言帝驛召席書  
桂萼等磐請斥之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  
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旣不得考恭穆  
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  
自相矛盾者也不聽歷兵科都給事中以率衆伏闕再  
受杖除名爲民卒於家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魏縣知縣徵  
拜刑科給事中嘗陳杜僥倖廣儲積慎刑獄三事深切



時弊不報武宗將南巡偕同官伏闕諫世宗嗣位從巡撫李鐸言發帑金二十萬優卹宣府軍民以漢卿言併發十二萬於大同屢遷戶科都給事中嘉靖元年冬與同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敕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劫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俊趙霖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

還之民而嚴罪俊霖爲欺罔者戒后父陳萬言請營新第旣又乞莊田內官吳勳等請督蘇州織造漢卿皆極諫不納應天諸府大旱帝將粥淮浙餘鹽及所沒產易銀振之漢卿言易銀緩非發帑金不可帝爲發銀十五萬未幾復偕同官言今天下一歲之供不給一歲之用加以水旱頻仍物力殫屈陛下方躬行節儉而中官梁棟等奏營造缺珠寶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又以蠲免三分之數欲行京倉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內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將安取哉今東南游饑民至骨肉相食而搜括之令



日史卷一百九十二 友傳 十四  
頻行臣等竊以爲不可報聞已又劾席書振濟乖方乞  
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書甚驛召爲禮部尚書  
不罪也初興獻帝議加皇號漢卿力爭至是又倡衆伏  
闕兩受杖斥爲民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天  
下遺賢及漢卿終不召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  
陳汰冗食慎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  
中言天下幅員萬里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民貧故也  
民何以貧守令之哀斂中臣之貢獻爲之比年軍需  
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

上供民旣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競異號曰  
孝順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  
受之人君馭下惟賞與罰邇者庸才廝養莫不封侯腰  
玉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履陳而奏功禦敵者竟未  
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體也疏入權倖  
惡之傳旨謫新添驛丞嘉靖初召復兵科仍加俸一級  
南寧伯毛良殺其子錦衣掌印指揮朱震等多違縱原  
先後論之皆奪職閒住帝進張鶴齡昌國公封陳萬言  
太和伯世襲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又以外戚蔣泰等  
五人爲錦衣千百戶原抗疏極言請行裁節未幾劾建



昌侯張延齡強占民地定國公徐光祚子外戚玉田伯  
蔣輪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事雖不盡行權貴皆  
震懾進戶科右給事中撼門哭再被杖創重卒貧不能  
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  
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狀請卹於朝不許隆慶元年贈  
光祿少卿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  
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  
事中劉瑾既敗大盜蠡起玉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  
天下請顯僇以謝萬姓羣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

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  
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思藏下獄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  
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世宗卽位逾年與邸諸  
內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  
復起事有萌芽玉卽抗疏歷敘武宗時事勸帝戒嗜欲  
杜請託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嘉納焉御史曹  
嘉素輕險倣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  
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  
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  
吻如嘉者也玉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帝從



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爲嘉訟請斥玉其同官倫以謀亦助爲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爲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玉亦上疏求去言宗魯等知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係絕微公論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戚屬連逮者數百人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貪賂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祿少卿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

權倖憚之供億大省世宗卽位召入爲兵科給事中卽疏請法祖定制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險佞則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嘉納之帝欲加興獻帝皇號紹宗力諫嘉靖二年冬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往以國戚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卽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撰



唐臯亦言之竟得如禮明年以伏闕受杖卒贈官如毛玉

王時柯字敷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輩以議禮迎合傳陞美官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連章論劾實出至公今佞人超遷而羣賢獲罪恐海內聞之謂陛下好諛惡直願採忠讜之言消朋比之禍特寬蕙等而聽席書方獻夫辭職除張璉桂萼別任則是非不謬人情悅服忤旨切責未幾有伏闕之事再予杖除名時御史疏爭大禮居首者余翱字大振定遠人正德中進士嘉靖二年爲御史嘗劾司

禮太監張佐蒙蔽罪明年七月與時柯等被杖戍邊居戊所十四年皇子生赦還穆宗卽位時柯翱皆復官贈時柯光祿少卿

鄭本公朔州衛人正德九年進士歷御史武宗不豫國本未建本公請慎選宗室親賢者正位東宮繫天下望不報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宮八年營構一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廣繼嗣以爲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



貨色毋溺于鳩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于先朝帝嘉納之踰月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出按遼東劾罷副總兵張銘都指揮周輔還朝論救給事中劉最忤旨切責二年十月時享太廟帝不親行本公與同官彭占祺極言遣代非宜報聞明年三月帝欲考興獻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陛下潛邸之日則爲孝宗之姪興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爲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實爲不經獻帝之靈旣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于大內焉陛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

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蹙然不安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三月其年六月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召張璫桂萼入京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連章言萼首爲亂階璫再肆欺罔黃綰黃宗明方獻夫席書連彙接踵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雖往日瑾彬之奸流禍不若是酷也不納已偕廷臣伏闕哭諫繫獄廷杖還職當是時爭大禮者諸御史中本公言最切中尋遷通政參議九年不調以疾請改南京乃授大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謝病歸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詔用不赴卒



張曰韜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匿時知府暨武進知縣咸入覲曰韜兼綰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已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卽欲具芻秣亦無以辦言己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卽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韜登己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

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世宗卽位召爲御史楊廷和等之爭織造也曰韜亦上言陛下旣稱閣臣所奏惟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害矣旣知之而猶不已實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羣小爲政也自古未有羣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文輩二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衷竊弄威福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一官行金數萬方得之旣營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必無之事也帝不能用席書以中旨拜尚書曰韜與同



官胡瓊各抗疏力爭既受杖猶占疏劾奸人陳洸罪未  
幾竟死隆慶初追贈光祿少卿胡瓊字國華南平人正  
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爲御史歷按貴州浙江有  
聲哭諫受杖卒後贈官如日韜

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  
遷郎中始監京倉革胥徒積弊殆盡繼監淮通二倉罷  
中官茶果之供除固基及額外席草費最後監內庫奄  
人例有供餽淮悉絕之公勤廉慎爲尚書孫交秦金所  
重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斂金與淮  
同里爲經紀歸其喪後贈太常少卿申良字延賢高平

人登鄉薦授招遠知縣山東盜起良豫爲戰守具盜至  
追擊至黃縣俘斬數百人已復至再破走之歷知諸城  
良鄉權貴人往來要索良悉拒之進安吉知州錦衣葉  
瓊倚錢寧勢奪民田良讞還之民瓊因嗾奸人誣奏良  
事竟得白稍遷常州同知入爲戶部員外郎與淮俱杖  
死贈太僕少卿招遠民懷其政繪像祀之

張濬字景川廣東順德人祖善昭四川僉事謫臨江通  
判先是練子寧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善昭上書曰  
子寧忠貫日月太宗謂若使子寧在朕固當用之仁宗  
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何外親未屬尚以奸



明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三十三  
惡賜配百年不宥哉疏雖不行中外皆壯之濬登正德九年進士授建平知縣忤巡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訟洪罪洪坐削籍濬自廣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尚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土魯番許金幣贖哈密城印爲澤罪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誘濬爲署牒且曰澤所爲南宋覆轍也事成當顯擢濬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檄具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不肯署尋進員外郎受杖死忤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紳工部主事瑜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釋褐卽謝病去起補禮部主事復引疾歸世宗

踐阼起故官疏陳勤聖學篤親親開言路敬大臣選諍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材十事已竟死杖下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進貢中官索舟踰額力裁損之中官遣卒譁於部叱左右執之遁去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重執私喪三年入爲禮部主事未幾杖死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以聖賢自期嘗過文廟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歿亦當俎豆其間其立志如此郎中胡璉字重器新喻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刑部嘗諫武宗南巡受杖主事余禎字興邦奉新人正德九年進士司務李可登字思善輝縣人



明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三十三  
弘治末鄉薦俱官兵部可登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竟如其志戶部主事安璽宛平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刑部主事殷承敘江夏人正德九年進士穆宗嗣位贈璉太常少卿潔太僕少卿瑜應奎承敘璽禎光祿少卿可登寺丞

郭楠字世重晉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課最入爲御史世宗卽位請召還直臣舒芬王思黃鞏張衍瑞等從之嘉靖元年核餉兩廣劾總兵官撫寧侯朱麟貪懦詔爲戒飭尋上章請退朝之暇延見大臣如祖宗故事且言主事陳嘉言忤中官不宜逮繫帝怒奪其俸

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楠方巡按雲南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或榜掠殞身或間關謫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緹騎逮治言官論救皆不納旣至下鎮撫獄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先是諸人旣死廷臣莫敢上聞後府經歷俞敬奏言學士豐熙等皆以冒觸宸嚴繫獄拷訊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 三十三  
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  
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  
身使人臣無復以言爲諱宗社之幸也通政司經歷李  
繼先亦上言陛下追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羣  
臣一時冒觸天威重得罪譴死者遂十餘人大臣紛紛  
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  
畫一策者則小大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  
錄卹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位者委任寬  
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明年三月  
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

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贈官錄廕帝大怒謫懋四川  
高縣典史逾數日而楠疏至帝益怒遂逮治削籍六年  
春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言量與楠一官得吉水教諭終  
南寧知府

贊曰大禮之爭羣臣至撼門慟哭亦過激且顛矣然再  
受廷杖或死或斥廢錮終身抑何慘也楊慎博物洽聞  
於文學爲優王思張翀諸人或納諫武宗之朝或抗論  
世宗初政侃侃鑿鑿死節官下非徒意氣奮發立效一  
時已也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傳

世宗時江蘇知府趙孟頫以直學官丁其時意其善發立於一  
 錄文學欲與王意其相商入地地相和友宗之陳冠其備  
 受我封廷其意其承其意其意其意其意其意其意其意其  
 贊曰大誦之學其出至其門謝哭亦其意其且其意其然其  
 南學賦其

亦以其意其意其意其意其意其意其意其意其意其意其  
 高無與史金其日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